

不赴“總統宴”的塞林格

1962年春的一天,美國白宮邀請《麥田里的守望者》的作者塞林格參加一個由總統肯尼迪為美國著名作家舉行的宴會,凡是受邀者都可以偕家人前去。

能到白宮參加總統宴,這是一份極大的榮耀,但塞林格並沒有當即給出同意前往的答復。

兩天後,肯尼迪總統的夫人杰奎琳直接將電話打到塞林格的家里,再次邀請。當時,塞林格的女兒皮基正好坐在電話機旁,當她得知對方是美國第一夫人,代丈夫來邀請塞林格出席宴會時,激動得心都要跳出來了,趕緊把正在房間里寫稿子的父親叫了出來。

讓皮基沒料到的是,儘管杰奎琳有著傳奇般的魅力,是一個無法讓人對她說“不”的女人,但父親塞林格還是謝絕了她。

這讓皮基生氣不已:“我從沒去過白宮,您為何要放棄這個絕好的機會?”

“跟你一樣,我也非常想去見肯尼迪,他是讓我打心眼里尊重的好總統。”塞林格回應道,“但我不能讓自己走進一個‘充滿自我’的夜晚——他們在那里為我準備了太

多不切實際的贊譽,譬如總統會邀請我發表演講,甚至發給我一枚獎章,而這一切都是我極力想避免的事,因為我怕抑制不住自己的虛榮心。”

塞林格又說道:“我更怕總統當面邀請我出任公職,因為我天生就是一個不善於當面拒絕人的人,更何況對方是總統,但如果答應了,我將不能安心寫作。”

女兒這才明白父親不去赴宴的真實意圖,後來證明塞林格的猜測果然是對的,肯尼迪當晚真的想任命塞林格為自己的發言稿撰寫人。

讓塞林格震驚的是,一年多後的1963年11月22日,肯尼迪總統遇刺身亡。葬禮那天,他和皮基坐在電視機前收看直播,當肯尼迪的棺槨出現時,皮基看見父親潸然淚下,那是她有生以來唯一一次看到父親落淚。

尊敬一個人並不等於完全順從他,不管他的地位有多高。不去追名逐利、不去攀附“高枝”不易,拒絕主動伸來的、唾手可得的地位和榮耀更難。

翻箱倒櫃找東西,發現兩袋原裝進口的非洲上好的咖啡豆。一看,居然過期六七年了。

起初我真有點懊喪,可惜了。不過,很快懊喪轉變為欣喜。你想,咖啡豆再珍貴,也無非是咖啡豆,過期咖啡豆換來人生小啓示,不是太值得了嗎?

啓示一:得到好東西不可太當回事,藏得太好反而容易壞事。

啓示二:面對咖啡,往事歷歷。其中一袋當年一拿到手,即異香撲鼻,嗅之微醺。今日開袋,卻毫無氣味,宛如卵石。細視之,包裝袋上壓有針孔,顯然是為吸引人而設。而另一袋包裝嚴絲密縫,根本無從泄香,當時混同俗物,今日啓封,那個香呀,不異於新鮮豆。老在炫耀的人,總有揮霍盡盡的一天,看得見;而深藏不露者,留香長久。

第三個啓示要轉一點彎,那是泰戈爾的一句話:“刀鞘保護刀的鋒利,它自己卻滿足於它的遲鈍。”

兩袋咖啡豆



致朋友圈中的各位人生贏家

自從各類社交平台產生後,我們尋求被他人發掘和認可的慾望有了無限可能:人人網的頁面瀏覽數告訴大家,我是一個受關注的人;微博上有成千上萬粉絲的大V告訴大家,我是一個有身份的人;微信更是開闢了供個人經營的公眾平台,告訴大家,我是一個有影響力的人。粉絲數、瀏覽量、轉發率、贊、評論……我們開始用這些數字來衡量自己在社會中的影響力和價值,這些數字彷彿比它背後所度量的那件事更具有說服力。而自從有了這些數字,我的朋友圈里彷彿每個人都成了佔地為王的一方諸侯,時刻都在用一種貌似謙虛的方式展示着自己的優秀。

“這是我前一陣寫的稿件,又被轉載了。總有人約出書,到底答應不答應呢?”

“小夥伴非要給我做專訪,只好答應了,其實也沒做出什么成就來。”

“最近又上了兩個節目,拍了美片,你們可不要說我胖啊!”

“諸事不順,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體味人生。”(附自拍)

而緊跟着這一條條新鮮事的,是評論里此起彼伏的男神女神、人生贏家。

前一陣一個大學學妹申請加了我,通過後一聲招呼沒打,一句問候未說,出于好奇,我點進她的朋友圈轉了一遍,差點就沒能回來:今天我接受了中央電視台的採訪……今天我創辦了創新性的公眾賬號……今天老闆讓還是新人的我獨自去談客戶……今天我之前寫的稿子被北大引用了……看得我後背起陰風,腦門落冷汗,滿心都是被年輕一代的優秀所撞擊的震撼:我活至今日,竟不知世上還有如此優秀之人。然而略略轉念,若是按鈕一劃,將朋友圈屏蔽,你在我的人生中莫說撞擊,怕是連擦撥都算不上吧。

有時看到些自秀好感的言論,我總是想有一個匿名送雞皮疙瘩的選項,只可惜朋友圈的功能設置總能輕易地讓朋友“圈”了你,看不過去,懶得理甚至覺得噁心的,最多也就是不贊而已——誰會真的撕破臉皮告訴你“拜託美圖秀秀磨皮都磨平了的自拍就不要發了”或是“求你同一篇文章發在不同的賬號上就不要每次都自轉一遍了”,畢竟退一萬步講,大家還都是“朋友”。

在紛繁雜亂看不到背後真相的朋友圈,尤其是自媒體的存在,讓每個人都成了能講故事的人,把自己做的事說與他人聽,以此來體現:我的經歷值得被惦念,我的努力讓世界改變,我的人生絕不如此般寡淡,我的未來會讓所有人閃瞎眼。可是親愛的,如果這個瞬間,我屏蔽了你的朋友圈,你是否還能如此這般信誓旦旦?

親愛的朋友,請不要再把你自己的優秀說與我聽,這個世界之大,明眼人之多,我相信以你的出色,我會無法迴避那終有一日鋪天蓋地的影響力。若是我暫未接收到關於你的信息,想必你尚需再鍛煉些功力。當然這些話是批判也是自我反省,虛榮的人性讓我們都無法逃脫對那些讚美之詞不能自拔的上癮。可羅素說:“我們為什麼而活?”

因為愛,因為對知識的渴望,因為對人類苦難不可遏制的同情。下一次,如想想那甚至未曾有過手機的人群,他們仍在溫飽線上舉步維艱。所以請讓你的優秀散發到這個世界中去,最好能在人類歷史上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,等到那一日來臨,我自然會發自心底地給你一個點贊的愛心。

別人的鞋子



但眼皮敏感,連心也敏感。

這事發生了幾個月後,我在烹飪時,不慎燙傷了手臂,留下了一個頗大的疤痕,橢圓形,棕紅色,猙獰而又可厭。舊友新交,無不殷殷探詢。開始時,我總是耐心地解釋、解釋、再解釋,然而漸漸地不行了,同樣的話講了又講,說了又說,一日數回,實實厭得嘴巴抽筋。後來,索性在手臂處貼了一塊膠布,有人關心探問時,我便笑咪咪地說:“我昨天去獻血啦!”對方駭然驚問:“怎麼會在手臂上這個部位抽血呢?”我又微笑應道:“這就叫作不同凡響嘛!”看對方的疑惑表情反而成了我的樂趣。想起那名女學生,我對她兩年來所受的委屈感同身受。

總得穿穿別人的鞋子,才知道那鞋子打不打腳呀!

贏在和氣,死在脾氣,修煉大氣



輩子的事情,沒有辦法畢業的。人生不管是士農工商,各種人等,只要學習就有進步。

「學習認錯」人常常不肯認錯,凡事都說是別人的錯,認為自己才是對的,其實不認錯就是一個錯。認錯的對象可以是父母,朋友,社會大眾,上帝,甚至向兒女或是对我不好的人認錯,自己不但不會少了什麼,反而顯得你有度量。

學習認錯是美好的,是一個大修行。

「學習柔和」人的牙齒是硬的,舌頭是軟的,到了人生的最後,牙齒都掉光了,舌頭卻不會掉,所以要柔軟,人生才能長久,硬反而吃虧。

心地柔軟了,是修行最大的進步。一般形容執着的人說,你的心、你的性格很冷、很硬,像鋼鐵一樣。如果我們像禪門說的調息、調心、調心、慢慢調伏野馬、像猴子的這顆心,令它柔軟,人生才能活得更快樂、更長久。

「學習隱忍」這世間就是忍一口氣,風平浪靜,退一步海闊天空;忍,萬事都能消除。忍就是會處理、會化解,用智慧、能力讓大事化小、小事化無。要生活、要生存、要生命,有了忍,可以認清世間的

好壞,善惡,是非,甚至接受它。

「學習溝通」缺乏溝通,會產生是非、爭執與誤會。最重要的就是溝通,相互瞭解、相互體諒、相互幫助,大家都是龍兄虎弟,互相爭執、不溝通怎麼能和平呢?

「學習放下」人生像一只皮箱,需要用的時候提起,不用的時候把它放下,應放下的時候,卻不放下,就像拖着沉重的行李,無法自在。人生的歲月有限,認錯、尊重、包容才能讓人接受,放下才自在啊!

「學習感動」看到人家得好處,要歡喜;看到好人好事,要能感動。

感動是一個愛心、菩薩心、菩提心,在幾十年的歲月里,有許多事情、語言感動了我們,所以我們也很努力的想辦法讓別人感動。

「學習生存」為了生存,要維護身體健康,身體健康不但對自己有利,也讓朋友、家人放心,所以也是孝親的行為。

男人的脾氣影響他的事業,女人的脾氣影響她的婚姻,每天看一遍,慢慢你會改變!

人的一生都在學做人,學習做人是一

我生在美國,我的生活藍圖似乎跟別人不太一樣。

畫面跳到我5歲的時候。我在美國華盛頓上小學,我記得很清楚,我上了兩個星期一年級的課。突然有一天老師沒有來,我回頭一看,見老師站在不遠處跟校長在說話,指着我的方向。他們說完話,老師過來幫我收拾東西,然後帶我去了二年級的教室,我從此就念二年級了。事後回想起來,我覺得美國教育真有了不起的地方,兩個人商量了一下,這個人就跳級了。什麼手續都不用辦,連家長都不用通知,就直接把我放到二年級去了。

畫面跳到若干年以後。我在11歲的時候回到台灣,我在美國是資優生,從來沒拿過B。到了台灣之後,我被剃了個小光頭,背個書包,帶個便當,天還沒亮已經往學校去,天黑了才回家。那一年念完了,老師最後決定讓我留級。老天是公平的,我是一邊跳級,一邊留級。因為我父親是外交官,父母的想法是,調回台灣3年,我可以好好學中文,等有了中文功底後,我父親再外派出去的時候,我就跟着,可以念哈佛、耶魯或者其他學校。真的是人算不如天算,我父親在這3年內生病過世了,我的人生藍圖整個發生了變化。我們家變成單親家庭,政府有所謂的撫恤金,但根本不夠吃飯,所以我的命運有了一個大逆轉。幸好母親極為堅強,她非常努力地把我跟我哥哥兩個人帶大,在這個過程中她也不太管我。

那個時代,父母不可能鼓勵你去走文學或者戲劇這方面的路,因為那根本就沒有任何前途。那個時代里所有優秀的人都是念理工的。

現實比荒謬的戲劇更荒謬

鏡頭再跳,我在台灣念完大學,結婚了,回過來學戲劇。那時候我跟太太住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所小公寓里面,那所小公寓非常熱鬧,經常有朋友來住,地上都躺滿了人。我有一個好朋友,我們管他叫毛弟,台大畢業後到美國研究所學習。他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攝影師,我記得他當時一直找不到人生方向,後來在我們家住了好幾個月。他每天跟我們聊天,每天跟我們說人生怎麼樣不如意。後來找到一份攝影師的工作,也交了女朋友,慢慢地找到了人生方向,生活變得如意了。

同一時間,我在學一些戲劇理論,尤其是法國戲劇理論家阿爾托的理論,他一直在講戲劇形式要有怎麼樣的翻新,不能有任何的界限,我讀不明白。

突然有一天,我接到一個電話,毛弟出了意外。這個意外說起來荒謬,他被派去一個賽狗場攝影,賽狗場有個電動兔子,電動兔子在欄杆上跑,所有的狗都跟着跑,他為了找最佳的攝影位置,整個人跨在欄杆上拍,後來電動兔子過來,把他撞了。他出事後,好幾個朋友開車趕過去送他,車行駛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,我們都很沉默。參加完他的告別式,我們同樣地開了10個小時的車回來,路上一句話都沒講。

這個時候,我心里有一種很強烈的感受,想到阿爾托說的“什麼叫自由”,想到一個電動兔

子可以突然冒出來,把人撞死。生命本身的狀態就沒有什麼自由可言,那我們還可以做什么?你的未來就是你正在創造的

畫面再跳,跳向1988年我第一次到印度的畫面。那時候我跟太太帶著女兒——大女兒才7歲——去了印度北部山上的一個小鎮,那個鎮非常窮。我太太有一天說她想洗個頭,水送來了,她才發現這水是鎮上的人翻山走了兩個小時才挑過來的。她非常感動,一盆水,不光洗頭、洗澡,還洗了衣服。那里的路很糟糕,另外,鎮子里一天大概只通電兩個小時。

我們走之前問了一下,如果要給那里通水電的話,大概需要多少錢。其實那里水是有的,只是沒有管子通過來。路是可以鋪的,電也可以接過來。這些需要幾萬美元,那個時候這些錢也不算少了。我們就找了10個朋友,湊了這些錢。現在那個地方有水、有電,路也修好了,非常方便,小鎮也發展了。我接下來要說的,是我怎麼都想不到,我女兒現在就住在那個鎮,因為她嫁到了那里,她的家就在那兒。她不知道這個故事,現在她所住地方的水、電、路等設施,都是我們當年幫忙修建的,這真的很意外。如果當初有人預言說我做這件善事,幾十年之後,我的女兒可以享受這些東西,我一定不會相信,可能反而不會去做了。

這只是舉個簡單的例子。我們的人生觀,我們的世界觀,就是在這一點一滴中形成的。(賴聲川)

不可預知即人生

